



第十六章

世界大舞台精采好戲

大概一個人的年紀大了，便會溫和點，即使年輕時代好出狂言，想法偏激，待步履遲緩、頭腦反應變慢，也應該學會自我約束一下，難道還想去改造年輕人不成？

我嘗覺得我所經歷的歲月是十分荒謬的，中日打了八年仗，雙方爭些什麼？美蘇對抗時代，兩大集團鬥來鬥去，死了多少人？費了多少炸藥，例如美國人在越南，連有毒的落葉劑都用到了，害人家越南人至今還有畸形兒出生，如今想想，當初何必那麼認真呢？

無論如何，我還是支持他們之間的某些競爭，例如太空競賽，我曾經為了支持美國的太空競賽，而和一位同學大打出手。就假定那位同學姓賈吧，人家如今也是子孫滿堂的老人，而且他的觀點，在今天看來也完全正確，反而是我的偏見之故。

賈同學和我並不熟，從舊市埧到成都，幾乎從未說過半句話，到了台灣之初，大家都住在淡水，才認識了他。淡水的冬天也很冷，有一天賈同學從外面冒著雨跑回大寢室，穿的仍是在成都做的卡其布服，他常常瑟縮地做寒冷狀。大家都知道他隨身有一個腰包，裡面放的全是金戒子，洗澡睡覺都永不離身，這種人在當時很不受歡迎。且說他那天戴著軍帽，身子縮成一團由外面衝入，我們

十幾個人正坐在床上談天，看見他，我想都沒想，便說：

「小氣鬼，你的金戒子存到多少顆了？」

他似乎沒有料到，一進門便有人用這種語氣迎接他，半天回答不出來，半個臉氣漲得通紅，四周同學一片笑聲。終於他體會出是怎麼回事了，大聲叫著：

「老馮，你少這樣欺負人，看十年以後誰最有錢！」他用力關上門，又衝回門外的雨中去。

其實無需十年，他那時就已經比我有錢多了。把「有錢」當做人生的目標且公開地說出來，民國三十九年冬天十二月，是我生平所見的第一次，我視他為怪人。如今，人人口中皆言如何存錢，如何發財，甚至還有好幾台電視頻道，教導人家如何買股票，時代真是很不一樣了。這，也證明了賈某人與我之間，究竟誰是「怪物」？很難說。

反正我跟這人此後很少來往，甚至在不同基地偶然見了面，彼此連招呼都不打，想不到幾乎二十年之後，我跟他打了起來，此事與美國有關係。你知道，我除了關心發生在地球上的事，還關心地球以外的事。美蘇冷戰時期，他們雙方在太空競賽上的成就，使我頻頻鼓掌叫好，可惜美國如今用在 NASA(國家太空總署)上面的經費，越來越少，而軍武預算則越來越多。

五十歲以下的人，對我將要敘述的事都未親見，歷史書中會用多少筆墨我也不知道，那時「世界大舞台」上演的，是一齣十分精采的歷史大戲。首先是公元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號，蘇聯在完全沒有照會美國的情況下，太空人蓋戈林(Gagarin)便沖上了太空，用一小時又四十八分的時間繞行地球一圈。這下子美國人臉都綠了，怎麼會發生這等事？想必他們的總統(當時是大大有名的甘迺迪)必定對 NASA 大發雷霆之怒，限定最短期限內超越敵國。果然，一個月不到，即五月五號那天，美國即匆匆發射了一枚火箭，把太空人謝彼得(Alan B. Shepad Jr)送上天空去，可惜只在地球外停了十五分鐘，沒敢做繞行軌道的嚐試便落下地來。蘇聯人當然冷笑三聲，美國人則聲稱，只要開始順利，絕對有信心超越敵國。

一直努力了兩年，美國太空人高登(R. Geodon Cooper)於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五日，才算繞行地球成功，而且一口氣繞行了二十二圈兒，花了三十四小時又十九分鐘。這樣，美國人總算爭回面子了，也因此證明了，尊重人權的民主國家，即使在科技上，也較無人權不民主的蘇聯進步。無奈美國人陶醉了沒多久，一個月之後，就令美國人又大吃一驚。蘇聯在六月十四號，發射一枚火箭上去，由太空人拜克夫斯基(Valery F. Bykovsky)操作，然後僅僅相隔兩天，六月十六日又發射一枚火箭升空，由第一位女性太空人蒂莉絲

高娃(Valentina V. Tereshkova)操作，兩艘太空船在太空中，還表演比翼雙飛三分鐘。太空停留時間也打破紀錄，十四號上去的拜克夫斯基，在太空停留了一百一十九小時又六分鐘，女性太空人也停留了七十小時又五十分鐘，等於是三、四個晝夜！雙雙打破紀錄。

沒有人權也無民主的國家，也能有此成就，豈不令人啼笑皆非。可能就是受此項刺激的影響，美國才有了「阿波羅登月計畫」，讓我們有好戲可看。

民國五十八年七月二十日的登陸月球，美國向全世界電視直播，好像電視轉播那事之前，大家都已知道，我是專門趕到我們部隊的中山室去看的。裡面聚集了不少人，小氣鬼賈某也在其中。大家都專心看電視，有人閒談一兩句，也不外科技技術進步驚人之類的話。當阿姆斯壯登上月球時，美國總統尼克森恭賀他們的成功，並說：「你們這一小步，是全人類的一大步。」在場人員包括我在內，都覺得這話意義很深，美國的登月行動非常成功，算是全人類的一大步也不算誇張。這時，在中山室圍看電視的人叢中，突然冒出了一個聲音：

「這是假的！」

發言的竟然是賈某人，這人應不是那種會反對這個，或反對那個的人，除了金錢之外，很少有事物引他的注意。此時突然發言倒

也難得，他接著振振有辭地，說全部過程像是一部電影，月球景色看似佈景，而且，他的重點是，這要花多少錢，美國人有必要花這錢，去做這麼毫無意義的事嗎？那時，我還沒有看過一九七五年，美國 NASA 出版的「阿波羅探測月球」(Apollo Expedition to the Moon)一書，整個阿波羅計畫一共發射十七次，六次登陸月球，都有太空人踏上月球土地。但當時我只覺得，這人太無常識，他強調花費多少錢更為無聊，再次針對他看重金錢這方面指責了他，說不定是用「語言暴力」傷害了他，他站起身子到我面前來，抬頭對我怒目而視地說：「誰不要錢？你不要錢？幹嘛叫你老婆到美軍顧問團去……」沒待他說完，我一個拳頭已經揮了出去，可是沒有打中他。這下熱鬧了，他一面叫著「打人！」一面像頭鬥牛般地朝我肚子撞來。要不是四周勸架拉架的人多，那次再打下去，我未必不會受傷，他的蠻勁比我估計的大得多了。

到了一九七二年三月，美國發射了先鋒十號木星探測船，此事使我對美國探測太空的精神，可以說是欽佩的無以復加了。早在我知道地球是九大行星之一，太陽是「本銀河系」的一顆普普通通的恆星，本銀河系的恆星數值，已經多的無法具體說出來，而宇宙中又有類似「本銀河系」的其他銀河系如恆河沙數，那所有的銀河系外面又是什麼呢？每當想到宇宙之大，地球之小，我們如同生活在

井底，又只能用以管窺天的方式了解宇宙，想到這兒有被窒息、被困在陷阱裡的感覺。先鋒十號木星探測船上，帶了一塊鋁合金的板子，上面用符號描繪了地球以及太陽系的相對位置，還有一男一女兩個地球人的長相。設計者的心思是，一旦先鋒十號完成了木星探測任務，便會向太陽系外逸出去，他會向無窮無盡的宇宙出發。希望有一天，它能夠落在一個有文明的行星上，最好是文明比地球更進步一萬年，或更久的文明社會中，他們知道了地球人的寂寞，用他們高超的科技跟我們連絡，這樣，我們不是可以不再孤獨了嗎？這想法多好！多浪漫！僅僅憑這個國家能有這麼浪漫的想法，而政府又編了預算讓他們完成此夢，這就足夠讓人欽佩的了，這就是當時的美國！

應該感謝美國的不只前述一例，還有我的職業。我一生共從事兩種工作，在三個單位拿過月薪。一是軍人，是個沒有機會直接殺人，只提供殺人者需要的氣象資料。第二個職業是文字編輯，第三是電視台的氣象編輯和主播。其中第二個職業和天氣無關，一、三兩項是看天吃飯。我在成都學習氣象知識的時候，做夢都想不到，可以有一張俯視整個地球的照片，地球各地的雲層一覽無遺。試想，颱風還在千里之外，就可以「看見」它了，且可繼續追蹤，多神奇呀！感謝美國科學家的努力，發明並發射了這樣的衛星，在我

尚未退出氣象工作以前，有機會在電視上運用衛星圖片解釋天氣變化，飲水思源，應該感謝美國。

還有許多感謝美國的理由，隨便舉一個例。美國在經濟大蕭條以後，採用了凱因斯的理論擴大消費，證明了真地有效。於是許多國家模仿之，我們台灣有先見的經濟學者，提出所謂的「十大建設」計畫。我記得很清楚，反對的人說，修那麼寬大的高速公路，我們台灣有那麼多的汽車嗎？想來是為了戰鬥飛機起降之用吧，糟蹋了那麼多的農地。十大建設時期尚無「外勞」一說，想想看，僱用了多少工人？那些工人們的工資都花費在市場上，不管是賣皮鞋的，還是賣蚵仔煎的，都會沾點光吧？日本在九七年不景氣時，也狠狠地學過這一套，成效沒有理論上所說的那麼成功。如今，中國這十三億人口大國也在學這一套了，應該感謝的時候就感謝，應該否定的時候也要下定決心否定之，此為後話。

小資湯斌這個名字還記得嗎？他和我在南京喝過可口可樂。約為民國五十年以前，他就到美國留學三個月，回來時告訴我了一些電影之外的真實美國。到台灣以後我已經不叫他「小資」，我們台灣不流行這名詞，叫了，也無人知道意義。他說，美國比電影中的更可愛，他在軍官餐廳吃飯，都是 Buffet 式的，亦即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牛排沒有限制！「人家美國的蜂蜜啊-----」湯彬說時猶在回憶

美味，「你要怎麼吃，你要吃多少，而且人家的蜂蜜都是真的喲，那像我們台灣買到的常常是假貨。」

湯斌的信息倒沒有讓我對美國更加敬佩，只是想，什麼時候自己才能去美國，這，要等很久很久以後了。

不過有些小朋友們先我而去了美國，且，他們對我們國家的貢獻可以說是非常之大。那時候我想，美國代表人類文明的標竿，美國的歷史就是人類進步的歷史，登陸月球之前他們就有過福蘭克林、愛迪生以及萊特兄弟，他們還有人權、民主.....

不知怎樣，自從蘇聯瓦解以後，美國似乎變了樣了，容後再談吧。